

法国文学的 理性批判精神

(增订本)



艾 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 / 艾珉著. —增订本.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843-4

I. ①法… II. ①艾… III. ①文学评论—法国—文集

IV. ①I565.0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245 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刷 芑 屹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6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4.2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843-4

定 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像

增订版说明

一个八旬老人,既不需要评职称,也不需要考学位,仅仅为了给有志于外国文学教学或研究的师范院校青年提供一些有关法国文学的评介资料,便出版一本评论集(增订版)。原因很简单:这类毫无消遣性,并非“畅销书”的论著,不可能再对出版社产生吸引力。这样一来,真想做学问的青年们购买参考性读物自然更加困难。既然教书,当然要谈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少不了要读些这方面的评介文章。而今不仅名著印得少,研究文学的刊物也大大缩减。若非“评职称”、“考学位”之类需要,几乎无人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法国是文学大国,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在工作之余除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法国文学的文章、书评外,还为不少优秀的法国文学译本撰写了序文或前言,包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巴尔扎克选集》《福楼拜小说全集》《福楼拜文集》《萨特文集》撰写“总序”,目的无非是为开拓人们的视野和扩充知识面尽一点绵薄之力。一九九一年,北大出版社曾出版我的一本论文集《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所关注和介绍的文学现象和思想观念自然增加了许多。这段时期,我结合我国国情,着重研究了法国“转轨时期”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文学作品。为此还出版了有关巴尔扎克的专著《巴尔扎克——一个伟大的寻梦者》。

我一向将青年视为国家的希望,因此,负责培养青年学子的师范院校外国文学教师一直是我心目中潜在的读者。我写作时会时刻考虑他们的需要,他们思考的角度和承受力。囿于专业范围的限制,他

们不可能掌握多种外语,除英语外的各语种文学,一般需要通过翻译作品和中文论著来了解。因而我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在传播外国文化、介绍多种价值观、扩大国际视野、增强对事物的判断力方面,给他们提供一定的便利。

我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不敢以学术水平自诩,聊可自慰的是,本人不到心之所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时,绝不提笔做文章。因此文章不论好坏,毕竟是自己想说的话。但也正因为是个人的一孔之见,难免有偏颇失当之处,所以我恳请拨冗阅读此书的朋友,务必以批判分析的眼光对待我的论点,发现谬误,望不吝赐教。我不指望旁人认同我所有的观点,只求让他人从我的论述或评介中查阅到自己需要的资料或线索——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参考价值”。

艾 珉

二〇一六年八月

序*

文学也真怪,它作为对象,往往会摆脱被动的地位,反过来撩拨一下主体的情感,有时竟使主体狼狈到像一个被猎物反咬一口的可怜猎人。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得不跟他的人物苦乐相随,歌哭与共,这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不消说了;批评家再怎样自以为客观而公允,他在冷峻的褒贬或扬抑中,都难免流露出欲盖弥彰的好恶,即使被诟为“偏激”也在所不惜。看来,与经不起主观干扰的科学工作相比,“笔端常带感情”大概是文学工作的一个近乎规律性的特征吧。不过,也有三种例外——

那就是文学史家、教授和编辑的工作。这三种工作者同样以文学为对象,在各自的本行中却严格按照文学史的客观需要,来阐述、来讲解、来编印公认值得一提、一讲、一出的人或书。品藻古今之间,力求持平、稳妥而又具有最大说服力,尽可能避免其实难以避免的个人好恶——乍看之下,似乎对所有对象一视同仁,无所不爱;同时也可以说,他们冷静得一无所爱。难道他们的工作竟不需要热情了吗?当然不是,没有热情是任何工作也做不成的。看来只能说,与其他方式的文学工作相比,让自己的热情服从于本职工作所需要的科学性,虽然前者并不必然与后者相对立,才是这三种工作的一个近乎规律性的特征。

本书作者就是上述三种工作者之一,她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

* 本文系一九九〇年绿原为艾珉的论文集《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所写的序文。出于对绿原先生的尊重与怀念,此次出版该书增订本时,决定保留原序,且不作任何补充修改。

事法国文学的编辑业务。十余年来,按照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她组译和编发了一系列法国名著,成绩斐然可观,尤以卷帙浩繁的《巴尔扎克全集》中译本的问世值得称道。同时,作为法国文学研究者,她还写了不少有关书稿的评论文章,从另一方面为她的编辑业务增加了广度和深度。将这些文章加以删汰,去粗存精,保留她认为足以反映个人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便是这本文集缘起。

浏览一下也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特征所体现的优势在本集中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罕见的耐人寻味的批评风格。一方面,和一般文学工作者一样,作者对于自己所评的对象,无不倾注了发自深切理解的热情,又无不显示了从热情油然而生的是非感和倾向性,以及一些经过艰苦探索得来、不愿轻易放弃或隐瞒的独到见解。这就使她的手笔迥然不同于四平八稳、三句不离教训口吻的“前言、后记”之类,而视阅读为精神体操的读者才会从心灵深处同它直接相呼应——即使未必同意其中某些观点,你也会为她在这些观点中所表现的执著精神所动。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文学编辑,作者仍然自觉地坚持从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出发——说来说去的“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又是什么呢?想必是指不仅应当着眼于文学的文本(text),同时更要注意到它的上下文(contexte)。这就是说,文学史应当帮助读者不仅知道个别的什么人写了个别的什么诗篇、小说或剧本,更要知道这些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之下、为什么力量所驱使而写成的,它们和传统是顺向的还是逆向的,是受古人或同代人的影响还是独来独往的创新者,以及它们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整体成就中各自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进一步还应当帮助读者从这些个别的文学现象引证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文学性格,反过来再根据这个总体性格重新检验原来未必熟识的个别现象,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而又有声有色的文学观。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解答这些问题,正是文学史的客观需要。符合这种客观需要的文学评论,势必是一种严谨的经得起辩难的科学研究,绝非时下一些凭借主观随意性反映复杂现实的“文学评论”所可比

拟。——本书作者正是试图这样开展她的法国文学研究的。她的这本文集不但“笔端常带感情”，而且正是试图从文学史的全方位出发，引导读者更广泛地探讨法国文学，在探讨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法国文学以及人类生活本身的丰富多样性。

法国文学在我国据说拥有最多的爱好者，他们大致都会知道，它作为罗马文化的后裔，在中世纪既有过视爱情如生命的行吟诗人，又有过歌颂视死如归、敢向上帝扔铁手套的勇士的《罗兰之歌》；从文艺复兴经启蒙运动直到十九世纪前夕，先后在散文、诗歌、戏剧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灿烂的明星，他们永恒的光辉从悠远的天边一直照射到今天，如维庸、拉伯雷、蒙田、莫里哀、帕斯卡尔、狄德罗、卢梭等；到十九世纪，在散文、诗歌之外再加上批评，更有数不胜数的名流和显学，使它至少在欧洲文坛执牛耳而无愧；而在二十世纪，它更是西方文学各种新奇玩意儿的实验室，哪一种先锋派不是先在这里酝酿成熟而后问世的呢？但是，所有这些斑驳陆离的现象，在不少人充其量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到了本书作者眼中，却逐渐呈现出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即“文艺复兴以来贯穿其文学主流中的理性批判精神”的传统。她在后面一篇文章中，排除了仅仅认为法国人“幽默、机智、浮华、浪漫”的浅见，提纲挈领地指出，不满现状几乎是法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不断地反传统几乎成为法国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正是以批判为灵魂：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是理性批判占主流，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则转向非理性批判，而从整个文学史来看，理性批判才是法国文学最富有活力、最有生命力的精华所在；这种理性批判精神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在文艺复兴时期反对过神权，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反对过君权，而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末则反对进一步使人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四百年来，从拉伯雷到萨特，法国作家一直是以人的价值与尊严是否得到承认、人的聪明才智是否得到发挥为尺度，来衡量任何社会制度是否合乎理性，并以此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紧接着这番高屋建瓴的宏观观察，作者还有一段更其精彩的议论：

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愈缩愈小;文艺复兴时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启蒙时代是叱咤风云的大写的‘人’;十九世纪前期,在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笔下,大都是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出类拔萃的人;十九世纪中期的福楼拜则主要描写平庸的人;十九世纪后期,从自然主义流派开始,更多的是描写病态、丑恶甚至动物性的人……两次世界大战更将人们抛入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迷惘和惶恐之中。……文学作品中‘人’的贬值,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感和屈辱感的反映,对某些作家说来,不失为一种抗议的手段。……但消极悲观从来不能成为法兰西性格的主流,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精神危机中,出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母与子》(又译《欣悦的灵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精神危机中,出现了萨特的《恶心》《苍蝇》和《魔鬼与上帝》……罗曼·罗兰在作品中召唤人们以坚毅乐观、自强不息的个人奋斗精神与逆境搏斗;萨特则运用无神论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论,召唤人们以自己的行动去确立自身的价值。……他们都希望提倡一种较积极的人生观,吸引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打开一条出路,尽可能在社会的污泥浊水中保持人格的尊严和独立,以期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迄今为止,还很难见到什么评论,这样大处着墨地满足了前文所说的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如此入木三分地说明了法国文学的本质性格和本质力量。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将这段议论照抄下来,正是因为从中不仅见出作者对于法国文学的热情和造诣,更觉得这个关于“人”的贬值及其自强不息的观点,似乎超出法国文学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学,为我们曾经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提供了重新探讨的角度和途径。按说集中这篇《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本来就是本集的一篇堂堂正正的序言,又何须由我多事而饶舌呢,如果不是我另外还有几句题外话想说。

多年来在出版界流行一个说法:我们是编辑,编辑不是作家,把书

编好出好就够了,用不着写什么文章,对书稿说三道四。这番话如果针对某些不安心编辑工作者而发,也许不无意义;但如果满足于按行情定选题,向名人组稿件,稿件到手则忙于“圈圈点点,镶牙补眼”,做到(甚或做不到)“通顺”二字就发排大吉——那么,这个说法便无异于企图掩饰自己的业务意识的浅陋,何况有些人连自己编的书稿是不是真正读懂了,也还说不准呢。法国的狄德罗就是编辑,中国的纪晓岚也是编辑,那些位大方之家且不去高攀了;单看本书作者作为文学编辑,恰好同这个说法相反,她不仅在选题方面力求从文学史本身来满足读者尚不自觉的需要,在组译方面力求形神兼备地对得起原著,更重要的是,书稿成熟只算完成了她的编辑业务的一半:她在发稿以后更关心如何帮助读者深入地理解原著,如何扩大原著在读书界的积极影响,以及如何缩短我国文化积累的应有目标和实际进程之间的差距——甚至可以说,发稿以后的评介工作(不论是自己动手写还是组织别人写)才是她的编辑业务的重点所在。足见,这本文集还可以告诉人们:在本来的意义上,应当怎样才算得上一个胜任的文学编辑。不过,环顾今天的出版界,又不能不叹息:这样胜任的文学编辑人才越来越稀有了,倒是那种随波逐流、急功近利、惟短期行为是务的编辑作风大行其道,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近又传闻,出版界隐约有了一点转机,但好书还远没有脱离难出、难买的窘境。这本文集编竣,原稿在作者的抽屉里躺了许久,终于由她的母校出版社慨然出版,毕竟令人欣慰。我平日喜欢读她编的法国作品,又喜欢读她为它们写的文章,她愿意我为这本文集说几句话,我是义不容辞的。忍不住把一些不必说的话说了,无非属望读者面对过眼云烟似的出版物,幸勿为各种迷彩所惑,以致错过这本好书,一个将从心灵深处与你相呼应、却无意为你装门面的朋友。

绿 原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目 次

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	(1)
法国短篇小说巡礼	(7)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	
——漫谈《巨人传》的思想与艺术	(26)
法兰西喜剧之父——莫里哀	(47)
伏尔泰和他的哲理小说	(53)
狄德罗美学思想浅析	(59)
博马舍喜剧二种	(83)
文学领域的普罗米修斯——巴尔扎克	
——“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	(89)
《巴尔扎克全集》中文版序	(98)
《高老头》——《人间喜剧》的序幕	
——纷繁而集中,丰富而凝练	(138)
资产阶级的胜利进行曲和贵族阶级的挽歌	
——读《欧也妮·葛朗台》和《古物陈列室》	(151)
《幻灭》——一代青年的悲剧	(164)
强中更有强中手	
——《搅水女人》中的遗产之争	(183)

十九世纪的摩登强盗

- 谈《人间喜剧》中的《十三人故事》 (187)

传统商人的陷阱,银行家的乐园

- 《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和《纽沁根银行》 (194)

《驴皮记》——一部貌似荒诞的现实主义小说 (200)

金钱——占据《人间喜剧》舞台中心的无名主人公 (211)

巴尔扎克面对转型期的法国 (224)

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 (286)

《红与黑》的魅力 (294)

从《塔曼戈》看梅里美的艺术特色 (306)

精致的战地速写——《夺堡记》 (314)

生气勃勃的理论著作

- 读《雨果论文学》 (318)

谈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323)

关于雨果的《九三年》 (327)

乔治·桑的《田园三部曲》前言 (331)

活泼潇洒,独具一格

- 读《缪塞戏剧选》 (337)

《莫班小姐》译者序 (340)

《福楼拜文集》总序 (360)

法国文坛上的一颗流星

- 莫泊桑和他的《一生》《漂亮朋友》 (386)

《冰岛渔夫》、《菊子夫人》译者序 (405)

奔向光明的激流

- 读罗曼·罗兰的《母与子》 (415)

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 (420)

盖棺且莫论定

- 关于萨特之我见 (431)

萨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存在	(432)
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来源及其基本命题	(434)
萨特的思想历程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	(439)
《萨特文集》总序	(445)

附 录

法国文学在中国

——人民文学出版社法国文学图书出版回顾	(465)
浅谈《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	(485)
切勿损害大师形象	
——漫谈文学翻译	(492)
编辑手记	(494)
蒋路是我的领路人	(499)
追思绿原	(511)
朱光潜先生和我的师生情谊	(517)
追忆吴达元先生	(529)

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

我之喜爱文学,最初不过是好奇心使然。文学作品展示了许许多多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让我看到了个人视野之外的偌大世界。待年龄稍长,多了些阅历,便体会到文学原是本民族的心灵之窗,大凡有传世价值的作品,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写出了当代民族之魂的作品。我喜欢透过文学作品探究一个民族的气质,触摸一个时代的脉搏。我喜爱俄罗斯文学中沉郁的热情、韧性的力量和辽阔舒缓的韵致;欣赏德国文学中丰富的想象力和永恒执著的追求,赞叹美国文学中新大陆的开拓者那种明快大胆、一往无前的创业精神,那么法国文学的独特魅力是什么?是法国式的幽默机智?是人物塑造的鲜明生动?是法国人的善说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这些可能都是它的特色,但我以为真正使之形成强大磁场的,首先是文艺复兴以来贯穿其文学主流中的理性批判精神。

许多人认为法国人浮华、浪漫、放荡不羁。的确,较之俄国人的深沉、英国人的持重、德国人的执著,高卢人的后裔似乎显得轻佻、浮夸、缺乏分寸感。但是,他们深刻的睿智使人惊讶,敏锐的眼光令人叫绝。这个天性快活,时刻不忘寻欢作乐的民族,表面上玩世不恭、嘲笑一切,其实具有健全的理智,遇事都有清醒的思考与分析;他们貌似轻浮,却能在大灾大难面前保持潇洒的风度,以轻松的笑谈来冲淡痛苦。

* 本篇原系为《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一书撰写的专题文章,曾被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的《外国文学研究》采用,后收入《法国文学理性批判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

拉伯雷的《巨人传》、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对高卢人这种别具特色的性格作了生动形象的概括，谁若不了解法国人隐藏在荒唐面具下的严肃，浮夸外表下的深刻，玩世态度掩盖下的顽强意志及非凡的勇气，谁就无法理解法国文学。

法国人思想活跃，不安于现状，不断地反传统，几乎成了法国文学的传统。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如果墨守成规，不能在某个方面超越前人或在艺术上另辟蹊径，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位大作家或大艺术家，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近现代西方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多是由法国发轫，然后推及欧美两洲。由此也不难理解，法国诸多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尽管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千差万别，却大都以批判为灵魂。不仅现实主义艺术如此，浪漫主义乃至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和二十世纪的荒诞派戏剧，也无不具有批判的内涵，只是批判的角度、性质各不相同，有理性主义的批判，也有非理性主义的批判。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占主流地位的，是理性主义的批判，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逐渐转向非理性主义的批判。无论来自何种角度的批判，总之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几乎是法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在法国文学中可以找到歌颂理想或歌颂历史的作品，却很难找到一部歌颂现实的作品，现实永远只配受批判。但这不等于说法国人蔑视自己的国家、民族。实际上法国人很为自己这个民族骄傲，为他们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骄傲，为拿破仑的丰功伟绩骄傲，为他们的时装、香水、奶酪、葡萄酒……骄傲，然而任何伟大的人和事，都无一例外要受到当代人的猛烈批判。不过非理性主义的批判往往令人陷于悲观颓废，理性主义的批判则极力唤起人们的自信心和历史主动性。所以我以为理性的批判始终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活力、最有影响、冲击力最大、生命力也最强的部分。

法国人心目中的理性，究其实仍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提出的人本主义。如果说东方文化的基础是人伦观念，西方近代文化的基础则是人本观念。这一观念原是针对中世纪的神本观念提出的，恰

是统治欧洲达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化的逆反效应。西方的封建统治阶级为迫使人民安于受奴役、受压迫的命运,利用基督教的原罪说来束缚人的灵魂,让人们相信自己生来是为了赎罪,只有通过现世的忏悔、苦修和受难,求得上帝的宽恕,死后才能升入天堂,获得永生的幸福。神的统治窒息了人的自我意识,把天地万物中最富创造力的生灵,变成消极无为,听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直到十四、十五世纪,随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被发掘,新兴市民阶层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复兴古代文化的口号下,提出了人为万物之本的新观念,才奠定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基础。

文艺复兴是欧洲市民阶级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些被称作人文主义者的先进思想家,以新兴阶级的青春锐气,大胆地以人來对抗神,以肯定现世幸福來对抗苦行主义、禁欲主义及基督教关于来世的许诺;以歌颂人的智慧、鼓吹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文化來对抗蒙昧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开始,继而传到德国、法国、英国。法国文艺复兴运动于十六世纪形成高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拉伯雷以其五卷本长篇讽刺小说《巨人传》综合了整个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拉伯雷以民间喜闻乐见的巨人形象來体现人的力量、尊严与价值,体现足以与神相抗衡的人的理想形象。从此,人的尊严与价值能否得到承认、人的聪明才智能否充分发挥,便成为衡量社会制度是否合乎理性的尺度和标准,同时也成为近代法国文学的基本命题。四百年來,从拉伯雷到萨特,从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到二十世纪的无神论存在主义,都没有离开这个基本命题。围绕这一命题,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充分显示了高卢民族清晰的思辨能力,鞭辟入里的批判精神和犀利、俏皮的讽刺才能。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只是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矛头仅仅指向教会,而没有明确的反封建纲领。那么,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市民阶级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面宣战。伏尔泰就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代表人物。启蒙运动的领袖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们一样,